

回武汉第二天封城、发烧，一个青年导演的自救口述

原创 何豆豆 南方周末



▲ 1月29日，钱理戴着用文件袋改装的面罩，在医院抽完血后自拍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全文共**4492**字，阅读大约需要**10**分钟。

这次疫情有影响到我最近写剧本的内容，我会把主角都改成比较普通的人。每一天所有感动我们的东西全部来自我身边的普通人。我的朋友们都在做志愿者，去解救那些在家里困着的小动物，跑去送口罩，接送医生上下班。我爸妈也是，帮家里一个没人照顾的瘫痪了的同学，他老婆被隔离在其他城市了，我爸妈每天帮忙送饭。

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

青年导演钱瑄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，武汉人，在北京从事影视工作。1月21日，钱瑄参加的电影项目有了眉目，她坐火车从北京回武汉过年。火车上，钱瑄在朋友圈看到大量关于疫情暴发的文章。此前，就有中国台湾、香港地区和美国的朋友发相关报道给她看，说注意到“那边很可怕”。钱瑄回复：“没事，我12月份就听武汉的亲人、朋友说这个事。”

回到武汉，钱瑄发现事情似乎比她想象得严重。1月24日晚上是除夕夜，钱瑄一家吃年夜饭，只有她一个人戴口罩。口罩是她白天出门买的，晚上武汉的长辈们见到她，说：“怕什么，昨天晚上我们还打麻将，你在北京待胆小了。”

大年初一全家出去囤货，回来后钱瑄就发烧了。在自我隔离的这些天里，她经历了一个普通疑似病患的心理情绪过程：焦虑、恐惧、后悔。也感受到了武汉医院的紧张程度，看到了医护人员的艰难和崩溃。作为导演，她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了这一切，在观察自己身体状况的过程中也为这场疫情做一些记录。

2月3日，钱瑄接受南方周末采访，以下是她的口述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

1 为什么我要跑回来

武汉人本来胆就很大，爱玩、豪爽、江湖气重。他们一开始觉得我太矫情了，说：我们“非典”的时候每天都抽烟打麻将，有什么呀，这难道比“非典”还严重吗？这个事情果然就比“非典”严重。

武汉人一开始没有提高警惕是因为辟谣了。说不会人传人，可防可控，还把造谣的人给抓了。原本武汉人刚听到新闻可能有点紧张，但是辟谣了这事就过了，再有人提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武汉人反而会觉得是你们知道晚了，你们现在知道的还是那时候的事。当时我朋友圈的武汉人都在转一张图，那张图上写着，全世界都说中国是疫区，中国人都说武汉是疫区，只有武汉人还在聚会、吃烧烤，懒得搭理你们。

我回到武汉那一天，上网看了很多信息以后，发现这个事情挺严重的。我记得吃完饭我还跟我妈吵架。当天我妈没戴口罩就跑到花鸟市场，买了一堆绿植鲜花回来装饰。我就跟他们吵，说：你们太没有防护意识了。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在朋友圈里求助：我家里人不戴口罩怎么办？劝他们也不听。

1月22日晚上，因为跟我妈吵架，我气得一直没睡着，就一直看手机。23日凌晨两点钟，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封城的通知，说早上十点会封城。还有8个小时就要封城。

我准备出逃，大半夜把我爸妈还有我妹妹全部摇醒，开家庭会议。我当场就买票，劝他们跟我去北京。但是我妈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把我劝住了。我妈说，不行，这时候我们怎么能走呢，给我发了通知了，说我们不能离开。她给我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，就待着吧。

结果一看网上不能退票，只能到窗口退票，我就在封城那一天目睹了武汉火车站的情况。我买了早上八点钟的票，早上六点钟就去火车站排队退票，看到很多人提着箱子。当时有很多人告诉我，现在这时候往外走的很多人，是已经生病了的人。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武汉的医疗资源是极其不够的，大量的医院都已经饱和了。当时的武汉还没有足够的试剂盒和试纸，所以很多人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也无法确诊，医院也没有办法。这些被拒诊的人要么就只能待在家里，要不然就想到外地去求医。一看马上要封城的消息，他们就在那之前赶紧连夜跑掉了。

我当时非常害怕，我就戴了个一次性口罩，当时火车站人很多。我在那一边排队，一边后悔，我想为什么我现在要跑到这里来感染病毒。退完票以后我跟我爸去采购。早上商店都开门了，大家就开始囤货，因为封城以后肯定会出现物价上涨、买不到口罩的情况。囤完货回来，我就发烧了。



1月29日，武汉一家非定点医院，医护人员全副武装正在消毒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2 **那个医生都快哭了**

那天是大年三十，晚上看春晚，我一直觉得很冷，喉咙很痒痒，测体温后发现是37.6度，非常恐慌。那个时候我在想，我可能是去火车站的时候被感染了，而且我从北京回武汉的时候也没有戴口罩。

因为我们刚搬家，家里没有任何的药。这边的药店大多下午五点就关门了，开车很久很久，只有一两家药店开门，进去以后几乎所有的药都被一抢而空，导致前两天我没有药吃。到第二天，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妈妈知道了。她是一线医院工作人员，呼吸科的医生，她说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让我跟家里人隔离开，在家里要戴口罩，所以我在家里过起了疑似病例的生活。我好朋友说，你家没有药是不行的，他大半夜送药过来。送药的过程，就像玩生化危机一样，他开车开到院子门口，把药丢进我们家院子里，空投，我爸再到那把药拣回来。

朋友说这症状非常危险，因为你一上来就是发烧，就说明你不是受凉了。如果你是着凉的话，你会先鼻塞、先流鼻涕，但是你没有。你一上来就发冷，说明你的身体是被一种病毒入侵了，你的免疫力正在和它打架，所以就导致你一直在低烧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，只有

喉咙痒和胃寒，这就很典型了。我吃了药以后也没有好，一直发烧了六天，每一天都是低烧的状态，吃了各种各样的药。

发烧期间我觉得我要死了。我的心情先开始是恐慌，恐慌就导致愤怒，我就开始边看新闻边骂：为什么要瞒报这种情况，把人害死了！如果是公开透明的话，像我这种人我就不会回来，我就可以避免。我如果真的感染上了，就完全是受害者，我是一个在封城前一天从北京跑过来的人。

但是朋友们跟我讲，你现在不能再这么生气了，恐慌加生气会让你的免疫力变得更低。你现在如果真的已经感染上了，那就纯靠免疫力来扛，如果你现在每天情绪不稳定的话，免疫力就会更低。

我开始随手拍一些东西，记录一下我的生活。我觉得自己这个经历还真挺戏剧化的，好不容易回到武汉，封城了，我发烧了，后来去了医院——我烧到第六天的时候，实在觉得害怕，就硬着头皮找了一家人很少、比较偏的医院。我必须要查血，必须要拍胸片我才知道我是不是这个问题，要不然我一直提心吊胆。去那家医院以后，排队排了很久。其实那家医院已经相对来说人不多了，也排了很久。

我亲眼见证了这边有很多的人感染了，但是没有确诊，并且没有办法住院，真的就是被劝回家了。我排队的时候，我前面有三四个患者都是一直在咳嗽，胸片的情况也非常不好。医生一直在跟他们说：你这个情况，我们医院没有确诊资格，你们再去有资格确诊的医院排队可能要排一两天，因为那里试剂盒也不太够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是这个病，你们现在所有的症状和情况，包括你的肺片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。你一定要想办法找个地方去住院，不要再去协和（医院），不要再去同济（医院）了，那里都满了。

其实，这些人已经找遍那些医院了才过来这家医院。但这家医院说他们没有隔离收治资格，让他们再继续找。

家属把老头老太太搀扶着颤巍巍走出去，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到地方去住院。也有家属情绪非常激动，大喊：什么才叫定点医院，定点医院我们过去以后人排队都排到后天了。医生很无奈，说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这里确实没有资格。

我只是在那边排了一会儿队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情况。我不是全程在排队，我只是排队拿了一下我的号就赶紧走了，到外面等，等到号差不多快到我的时间才进去，我不敢在那里一直待着，那里全是病人。

我拍完胸片验完血，拿报告单回去复诊。过去找医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病人了，我正好听见医生在抱怨，他都快哭了，跟护士说：我今天其实就是值了一天发热门诊，我的价值观、

人生观要崩塌了。这是他的原话，他用武汉话讲的。他说居然有这么多人感染，我今天就看了六个小时，从中午十二点到现在，来一个就是一个，而且居然有那么多重症患者，找不到地方住院。

医生说我可能是甲流什么的，胸片情况还好，给我开了一些抗病毒的药让我自己回家继续隔离，继续休息，其实也算是一个轻症疑似病例。



买不到防护品，钱理把文件袋改装成简易面罩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3 失业了我们能干点什么

我本来打算二月份过完年以后赶紧回北京，把一个电影项目敲定，看看能不能立项，包括现在我们公司的另外的一个项目，其中也会有我的一个剧集，也是二月份回去以后就开剧本会。我现在过不去了，只能远程开会。

因为我是新导演，对新导演来说，你有一个项目能赶紧定下来的话，争取时间很重要。因为我们做院线电影，也不是发月工资的，青年导演其实属于自由职业。我本来有一个网剧，其中有一个单元剧本都已经写完了，找到资金就开始启动，现在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和我们联系了。还有一个国外的运动品牌广告，说过完年以后就开始聊，我指望能拍那个广告稍微有一点收入，但是也没有音讯了。而且它是国外的广告品牌，原本是带着资金过来，想弄一个系列，也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这个资金过来。

现在流量其实没有效果了，观众对那一套东西没有那么热衷了。

我喜欢电影就是因为电影可以时常给我们带来安慰，我也希望自己拍的东西能够给人带来安慰。我不喜欢非常无脑的那种自欺欺人式的安慰，我会希望一个东西里有说到现实层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导向，还是能够安慰人心的。

4 互相搭救彼此

这些天，我感受到了温暖也感受到了恶意。有些很冷漠的人，我都给拉黑了，每次发一些事情，都是朋友圈的一次洗礼。网上一些人的言论说：都是武汉人把我们害成这样，然后你们还到处乱跑。我就在想，我们谁会跑出去故意感染你们呢？


市长说500万武汉人离开了武汉。除了封城前一天晚上以外，其他时间大家就是正常出行，根本不知道。还有像我这种人，从外地跑回武汉的，跑回武汉来发烧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。有人觉得这500万武汉人都因为听到疫情的原因就跑出来祸害大家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

我很亲密的朋友，就有三四家去外地被赶出来了，我这些天都在和他们联系。有两个人，她和她朋友去成都玩。她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就是正常出去玩。去了成都以后，武汉宣布封城第二天，他们就被成都的酒店赶出来了，不让他们住了，因为他们是武汉人。他们拿着武汉的身份证到各个地方都住不了酒店，然后联系了一家民宿。但是民宿在小区里面，小区是不放他们进去的。他们第一个晚上都在网吧待着，我那个朋友有一点发烧的情况，她就赶紧去医院看了，她专门去找那种可以测试的医院，直接测试纸，测完以后是阴性的，没有感染。尽管没有感染，她拿着报告还是没有任何宾馆收她。

他们现在待在成都，也不能回武汉，其实被困在外面了，无家可归。我还有个朋友，她和她老公是封城之前开车去的哈尔滨。我的那个朋友是在医院工作的，是护士长。她当时请的是年假，因为他们医院不是定点医院，所以不是那么忙。他俩在哈尔滨也是到处被赶。

我有朋友是武汉的医生，他们真的是戴着墨镜去上班。因为没有护目镜，他们戴着墨镜上岗，医院的物资一直跟不上。一般如果医院物资缺乏应该向上级汇报，他们在网上求助，最关键的是他们已经等不及了，所以直接向外发。

这次疫情有影响到我最近写剧本的内容，我会把主角都改成比较普通的人。每一天所有感动我们的东西全部来自我身边的普通人。我的朋友们都在做志愿者，去解救那些在家里困着的小动物，跑去送口罩，接送医生上下班。我爸妈也是，帮家里一个没人照顾的瘫痪了的同
学，他老婆被隔离在其他城市了，我爸妈每天帮忙送饭。

我在朋友圈写过这句话：“在苦难当中的众生，承受苦难的众生，恰好也是互相搭救彼此的众生。”大家在互相自救着，所以他们会有一种无法被剥夺的作为人的尊严。

(应受访者要求，钱理为其化名)

征集



《南方周末》现向所有身处新冠肺炎一线的读者公开征集新闻线索。我们欢迎武汉及周边城市医患联系记者，提供防疫前线的一手资讯，讲述您的新春疫情见闻。若您不在武汉，但您身处之所也有与疫情相关的重要新闻线索，亦欢迎您与我们分享。疫情仍在蔓延，南方周末将执笔记录每位国人在疫情面前的希望与困境，与广大读者共同面对疫情。祝愿所有读者朋友们，新春平安。线索可直接给本篇文章留言，格式为：【线索】+内容+您的电话（绝对会对您的个人信息保密）

戳击下面图片 继续阅读专题



人物周刊

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

战疫

武汉终“缓解”，全国急求援：防护物资该如何调配？
那些志愿“以命相托”的武汉司机

“人发热，亲历海上邮轮惊魂记”

最新研究：新型冠状病毒在分类上属于SARS病毒属同一种类

肺炎疫情亟需心理干预：处理也是重大任务

到边界“封路”，武汉很难打通武汉

迟到的农村防疫：一个武汉返乡人，及

武汉“难忘今宵”：一年“杀陈的除夕夜”

疫袭黄冈：从确诊到住院，短缺不止武汉

武汉肺炎“危情”：22日

口罩每天产800万只，厂商疯狂

钟南山：守黄才是

广州八院取消春节休假：全体员工原地待命

当年“小汤山”：武汉火速启用小汤山模式，将在六

武汉试剂代理商口述：我所知道的新型肺炎确诊盒供应现状

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追踪：患者被转入当地知名传染病医院

世卫组织：将召开紧急会议，评估武汉肺炎疫情

……

一线追踪，持续更新

限时免费阅读



扫码阅读专题



识别二维码 立即关注

▼ 36年专业沉淀，每年800万字深度报道 ▼

加入
南周会员
在一起
读懂中国

- ▲ 随时随地畅读南周经典名篇 ▲
- ▲ 会员专享电子报刊、精研课程 ▲